

零下30℃，他们在“魔鬼风区”筑路过节

新华社乌鲁木齐2月8日电(记者孙少雄、阿曼)月明星稀，寒晨冰凉，一辆轨道车燃起灯火，缓缓挪步新疆克拉玛依至塔城方向。车下，今年夏天计划全线开通的克塔铁路正遇铺轨攻坚期，因为施工段恰好坐落在世界著名风雪灾害区——玛依塔斯，两个多月来，轨道车一直往那里运送“兵力”。

60平方米的车厢内，24名头戴防寒帽，身着肥大棉裤的汉子或倚或坐，他们大多来自陕西、青海、甘肃等西部省份，是中铁一局的铺轨工人，手机荧光将黑暗中一张张粗糙的面孔点亮，有人手机浪新闻时事，有人刷视频消遣娱乐，有人与家人温馨聊天……大家利用手机各取所需，但都会不约而同地关注天气变化。

“就因为工程在玛依塔斯!就因为那是年均八级以上大风天气最多达180多天的魔鬼风区!”连日来的寒潮消息乱了队长叶辉的思乡情切，有着20多年铺轨经验，曾参与世界海拔最高铁路——青藏铁路修建的他，依旧对玛依塔斯颇为敬畏。

果不其然，轨道车离风区还有一段距离，“魔鬼”便忍不住伺机出动。霎时，风雪肆虐，沙石狂走，路基两侧的辅路被瞬间掩埋，如粉如末的冰雪占据铁轨，轨道车举步维艰。

负责技术测量的吕凡毅带着两名工人，打开颤动的车门攀爬出去，手中高举的测风仪显示：风速20.4m/s，风力八级，“风力一旦超过六级，便不符合施工安全规定，工人们的生命会受到威胁。据说每年这时，风雪现象都最凶猛。”

这时，有工人对着天空发泄：“逢山开路!遇水架桥!”试图用呐喊回应面对风雪灾害时的渺小无助。

随后，车厢陷入长时间静默，工人党战虎解释：“大伙儿春节坚守岗位，都憋着一股劲儿，希望在异乡能有更多作为。”

太阳从东方逐渐升起，虽被工人们戏称像冰箱里的灯泡只亮不暖，但也足以使风区的“魔鬼”打会儿瞌睡。看着窗外的风雪和缓不少，叶辉和吕凡毅立即组织大家下车铺轨。

天高宇阔间，一台醒目的橙黄色铺轨机挥舞几十米的大臂，将“肚子”里的轨排节节掏出、高悬，随即低放地面，在轨排近地面约30厘米的时候，工人们聚拢向前，用撬棍拨调好轨道位置，然



小图：负责技术测量的工人在测量风速，观察现场是否符合施工条件（1月31日摄）。
大图：在玛依塔斯施工现场，工人们在打卡子固定轨道（1月25日摄）。
新华社记者孙少雄摄
新华社发（李建锋摄）

后迅速用手或磅锤把卡子塞入两块轨的排衔接口，以此固定。

零下30℃里争分夺秒作业，一段新轨很快跃然眼前。叶辉介绍，正常情况下，工人们平均一天铺轨2公里多，刚才两个小时，我们保质保量地干了1公里，这是和时间赛跑!兄弟们再努

力努力，十几公里后就能走出风区了!“魔鬼”苏醒，风雪再起。工人们陆续返回轨道车，护脸的面罩早已爬满霜，睫毛上凝结的冰疙瘩许久才解冻。火炉腾起烤馍香，预示着一天工作的结束，耳边不知哪位工人放松地小声哼起了秦腔小调。

新华社重庆2月8日电(记者王金涛、周文冲)冬雨中，漫山遍野的橘树一片青翠，而橘树上星星点点的红黄果实，也格外鲜艳醒目。64岁的黄万烈站在自家二层小楼前面，望着亲手种植的橘林，眼神里荡漾着喜悦和自豪。由于品种不断改良，今年柑橘收成不错，销路也好，钱袋子自然是越来越鼓了。

更让黄万烈惊喜的是，就在腊月二十五这一天，自家橘园旁边的一条镶白边的黑色公路终于通车了。不善言辞的他指着这条路对记者说：“老百姓都高兴得不得了。”

黄万烈是重庆忠县新立镇文笔社区的农民。路刚修好，他就驾驶着三轮车转了一圈。“这条路比以前宽一倍，单行道变双车道，坡也缓了，车子都比以前开得快，果子更不愁卖了。”他说。

作为当地“一专多能”的致富能手，黄万烈上山种果树、下水捞螺蛳、当裁缝做衣服，样样精通。2013年以来，他种植了200亩橘园，引进

叶辉靠着车厢，闭目思索明天的工作安排；党战虎打开手机，相册里的风雪兼程、雪原红日、在新疆生平第一次见到的风力发电，都随着一口陕西老家的香烟化作乡愁；往年此时村里都在杀猪蒸馍，一家人盘坐炕头说着掏心窝子的话，守在电视机前看春晚……

跑车又跑『马』的橘乡新路

嫁接了春见、血橙、沃柑等十多个优质品种的柑橘，2018年纯收入近20万元。他告诉记者，以前的路坑坑洼洼，运货成本高、效率低，有了这条新路，他家的纯收入肯定会增长不少，而且生活方便多了。

镇上的村民彭德荣也开着他的小三轮车，体验了一次在橘乡新路上兜风的感觉。和黄万烈不同，彭德荣不种果树，他把6亩土地流转出去，自己主要搞运输。过去山路窄，车进不去，彭德荣就用三轮车转运，专门服务“最后一公里”。

“新路修好后，有些以前过不了大车的地方，现在大车都能到，再也不用一趟趟费劲运了。如果以后不需要三轮车搞运输，我就改行开汽车。”彭德荣说。

让老百姓喜上加喜的是，这条新路不仅能跑车，而且能跑“马”!新立镇党委书记欧应群说，田园马拉松廊道不是浪得虚名，而是重庆市规划的马拉松赛道，也是全镇旅游观光通道，有了这条路，田园综合体有望发展得更好。

廊道建成后，新立镇就在这条新路上举办了一次不算正式的5公里“迷你马拉松赛”，一下子来了近2000人。不少村民第一次跑马拉松，笑得合不拢嘴。他们看到，胖胖的欧应群书记，喘着粗气，跑在了最后。

“再过两个月，我们‘三峡橘乡’还真要举办一场正式的马拉松赛，邀请各地跑友在‘花果同树’的田园美景中同台竞技。”欧应群说。

(上接1版)一群藏野驴在大风中觅草，偶尔抬头回望；藏羚羊膘肥体壮，呼啸奔跑；野牦牛静谧踱步，在远离公路的草甸上。

它们并不惧怕人类。

几年前，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·赫定进入了这片无人区，并记录到“野牦牛和野驴不计其数，偶尔我们以百为单位来统计它们的数量。”

如今，这里的野生动物数量也很庞大。羌塘自然保护区野牦牛数量近2万头，藏羚羊近20万只。此外，还有雪豹、棕熊等20余种珍稀野生动物。

人和野生动物，共同生活在广袤的藏北草原深处。

为更好保护野生动物，双湖县成立了15个自然保护区专业管护站，有135名专业管护员。

33岁的桑嘎是本地人，也是双湖亚阿本管护站负责人。“能够保护家乡的生态环境，再苦也值得。”他说。

虽然收入不算高，但管护站值守的5个人准备好好过年。

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，犹如草原上最坚韧的一棵棵小草，风雨无阻，生根发芽。

勇敢，迸发出顽强的生命之力

次仁曲吉，将自己的生命定格在了23岁的豆蔻年华。

她是双湖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一名干部。去年的一天，在工作岗位上突发心肌梗塞，将自己的一切永远奉献给了这片苍凉的高天厚土。

此时，离她参加工作才两年多的时间。

新年期间，双湖县仍有三分之二的干部在岗坚守。

为确保在岗干部的生活，县政府专门与县城内两家菜店协商，“请”他们确保蔬菜供应，并对此给予适当补助。

工作和生活双湖的每一名干部，犹如草原上最灿烂的一朵朵小花，美丽的草原，绽放出光彩。

贡桑多吉，是走出双湖走的最远的当地人。他出生在双湖县嘎措乡瓦日香琼村，远赴吉林读大学，随后留学韩国，目前在首尔一个大学读研究生。

如今，他的六个弟妹，有的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，有的正在读高中，最小的还在上幼儿园。

贡桑多吉读大学期间，每天的伙食费只有9块钱。可他用心刻苦和努力，勇敢地走出了羌塘深处的家乡，来到现代大都市。

而在43年前，为寻找更好的草场、更好的生活，现年77岁的白玛老人则从那曲地区申扎县，“无畏”地走进了双湖。

那时的双湖，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人区。“除夏季有少数牧民游牧到此此外，其余时间荒无人烟。”老人说。

上个世纪70年代，为解决草畜矛盾，那曲地区号召牧民“北进”，寻找草场。

年轻气盛的白玛带领十几个人、几百头牲畜，来到这里，开启了建设新家园的漫长征途。

“整整用了三年的时间，靠人背畜驮，一锹一土，盖起了房子，建起了羊圈和牛圈。”老人说。

三年里，老人不记得在新旧家园间来回走了多少趟，但却清楚地记得每次都要走上一个月才能走完一次单程；老人不记得用身体背过多少土石，但却清楚地记得背上的肉，是烂了又烂。

此后，300多人、上万头牲畜的申扎县嘎措乡整乡搬迁，落户双湖，成为双湖嘎措乡。

43年前的1976年，西藏自治区批准成立了那曲地区双湖办事处。2012年，国务院批复成立双湖县。双湖由此成为我国最年轻的建制县。

2018年，双湖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万元，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近万元。

希望，谱写出美丽的生命律动

这段时间，白玛老人内心有些挣扎。

为改善百姓生活环境，提升生活质量，西藏决定年内要将双湖下辖三个乡整村搬迁至海拔更低、条件更好的藏南谷地。

平均海拔4900米的嘎措乡便是其中之一。“我在这里奋斗了43年，现在住的这么好，吃喝不愁了，不想走啊!”老人说。自1974年，从申扎县嘎措乡到双湖嘎措乡，老人担任乡党委书记一直到2002年。

乡愁难舍，故土难离。可为百姓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，是各级党委、政府的职责。

“让百姓安心搬迁，进一步发展牧业合作社是目前我们工作的重点。”过年期间值守嘎措乡的乡党委副书记、乡长孙超说。

双湖太苦。一次政府主导的游牧民族的迁徙势在必行。

早在去年十月份，全县唯一的理发店店主回家。“现在我们要想理个发，还要到几百公里外的地方去。”县委干部程恩伟说。县城里12家餐馆10家已关门歇业，“仅有的两家也将在年前停业回家过年。”县委宣传部干部旦增笑言。

艰苦如是，也要发展。

如何在如此重要的保护区内发展?又如何让百姓富起来，改善民生?

县委书记杨文升心里，对双湖发展有明确思路。

“生态兴县，生态富民。”双湖县“十三五”规划提出把双湖建成“现代生态文明城镇”。

2018年，为保护环境，双湖县暂停了普若岗日冰川旅游配套项目建设；当年6月，普若岗日冰川暂停旅游接待服务。

发展牧区合作组织，双湖已实现每个行政村成立一个合作社的目标。

这一举措极大改善了牧民的生活。嘎措乡下辖两个行政村，有两个合作社。2018年，全乡117户、584人均收入达24800多元，合作社现金分红人均12000元，最多一户分红达15万元。

杨文升还在积极寻求虫草卵资源深加工项目，增加百姓收入。虫草卵产自湖中，是饲养海鲜的饲料。如其藏语“加措色钦”(意为大海金粉)之名一般，每年当地牧民直接出售虫草卵收入就超千万元。

2019年，双湖县要实现脱贫。

“今年市里将集中力量帮助解决饮用水困难，其他都没问题。”杨文升对此信心满满。

奋斗在这里的每一名干部，犹如最美丽的花朵，永远开在最陡峭的悬崖之上。

新华社拉萨2月8日电

老刘家的『反向过年』

每天忙碌着安装电线，维修水管。辛苦劳累和孤独害怕伴随着他一点点的成长。

翻山过海来看你

新华社南宁2月8日电(张汨汨、武林奎)客车、火车、飞机、轮船，辗转上千公里，目的地却不是“家”——新春之际，数以亿计的人们奔波在回家的路上，有一个群体，却逆着人潮，背着同样沉重的行李，扶老携幼，朝着一个陌生却又熟悉的坐标奋然前行。只因，那里有他们所爱的人——这个群体，就是军属。

南部战区空军某雷达站，位于北部湾一座小小的海岛上。春节期间，记者在这里见证了数位军人与他们亲属的相聚。这其中有些有他们的父母双亲，有妻子恋人，也有年幼的儿女，亲人们带着积淀了一整年的思念，从天南海北汇聚到此——“你不能回家，我就来看你!”

除夕当日的码头上人潮涌动，雷达技师王树龙一身笔挺的军装，手捧鲜花，吸引了周围无数行人的目光。

“这是求婚吗?”不断有人问。

腼腆的王树龙早已紧张得一头汗，哪里还能回答，倒是旁边的战友应了一句：“不是啦，是来接妻子。”

“呀，都结婚了还这么浪漫。”

做出这么“出格”的举动，王树龙的确“突破了一下自我”。头天晚上，他运了好一阵子气，才决定换下平日的迷彩服，找出正式场合才穿的常服军

装。

“我爱人真的很不容易。”那晚，王树龙对记者说，相识相知4年多，这对恋人真正相聚的日子却掰着指头数得过来。虽然这样，体贴温婉的妻子却从没有对此抱怨过，反而不断给他打气：“好好干，你在我哪里我就追到哪里。”这次爱人上岛，是他们婚后的第一次相聚。王树龙的妻子只知道丈夫是空军，“好像还跟监控情报有关”。

出于自觉的保密意识，雷达站的官兵们很少跟家人谈及自己的工作。王树龙的妻子只知道丈夫是空军，“好像还跟监控情报有关”。

“我们雷达兵，相当于国家在空中的‘眼睛’。”雷达站站长赵磊说，共和国版图上，一座座雷达站就像一只只千里眼，用24小时发射的电波编织成一张牢固的天网，笼罩和守护着共和国平安宁静的大地和海疆。

二级军士长彭福云已在岛上工作了15年，亲历了站里雷达兵器的更新换代，目睹了雷达站作战地位的不断攀升，也见证了战友与家人一份份热烈而坚韧的感情。他自己与妻子，就是这份“军属情”的写照。

彭福云家属温裕方已经记不清自己是第几次在岛上过年了，然而第一次上岛的情景她却“永远忘不掉”。

“那天海上有风，船在海浪里晃了三个多小时，我前后左右的人都在吐，有的人连胆汁都吐出来了。”温裕方回忆，“难受劲上来，真是跳海的心都有。”

那次还算“运气不错”，毕竟最终是成功靠岸了。海上天气多变，温裕方往往长途跋涉到了海边，航班却突然取消。有一次，眼看着就要靠岸，海上突起大风，轮船尝试许久都没能入港，温裕方只能冲着岸上的人影挥了挥手，又随船返回了大陆。

哪怕成功上岛，考验仍在继续。岛上气候潮湿，被褥长年足泛潮的，又常有大风过境。温裕方记得，有一次台风来袭，单薄的平房被狂风撕扯得吱吱嘎嘎响。丈夫上阵地维护雷达去了，她一个人缩在墙角，担惊受怕地蹲了一夜。

“这鬼地方，再也不来了!”温裕方无数次地发誓，又无数次地食言。一到假期，她还是大包小包地带着家乡特产千方百计登岛。女儿如今五岁了，出生至今五个春节全部是在岛上过的。

“好在这些年来，条件已经改善多了。”彭福云说。2012年，雷达站主楼翻修成为“防台风、防潮、防辐射”的“三防”建筑。2013年，摆渡的小船换成大型渡轮，过海时间缩短了一半，抗风浪能力也大大增强。

南部战区空军某雷达站

军属们的“海岛春节”